

圖書館學概論

——圖書館服務的基本要素——

Jesse H. Shera 著

鄭肇陞 譯

五城出版社印行

7 sh G 7 G L
圖 書 館 學 概 論

—圖書館服務的基本要素—

Jesse H. Shera 著

鄭 肇 陞 譯

經城出版社印行

Shera, Jesse Hauk, 1903-1982.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basic elements of
library service. 1976.

楓城學術叢書

圖書館學概論

作者 傑西·薛拉
譯者 鄭肇陞
發行者 廖文遠
出版者 楓城出版社
 新竹市光復路980號
發行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250號2樓
 電話：02-7017564
 劃撥帳號：01040630
印刷者 聯和印刷廠
定價 平裝150元 精裝200元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
 局版臺業字第1322號

發現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原著者略傳

傑西·郝克·薛拉 (Jesse Hauk Sherra) 俄亥俄州牛津(Oxford, Ohio) 人。出生於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八日，逝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八日。他早期的教育都在故鄉完成。他就讀當地的威廉·麥古非中學 (William McGuffey High School)，以優越成績畢業於邁阿密大學 (Miami University)，主修英文。上研究所時才離開故鄉到耶魯大學，修得英國文學碩士學位，那是一九二七年的事。他本來想在大學謀個教職教英文，但值經濟不景氣時期，人浮於事，想找個教英文的職位的確不容易，加上他的視力本來就欠佳，使這線希望更加渺茫。當時邁阿密大學圖書館長艾格·金恩 (Edgar King) 把他拉到圖書館工作，就這樣他又回到老家。因為沒有圖書館專業訓練，館長建議薛拉到他自己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校進修。次年，他拿到哥大的入學許可，但同時也結婚了，唸圖書館學的事情只好擱置。他繼續在當地的一家史格力普人口問題研究基金會 (Scripp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Population Problems) 當書目編輯和研究助理。當時基金會主席是華倫·湯普遜 (Warren S. Thompson)，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專研社會學，當時在人口統計學方面已建立了小小的名氣，薛拉受他的影響，以後自己也就採用社會學的方法和概念來研究圖書館學。

一九三八年薛拉決定入圖書館學校研究，距離他接到哥倫比亞大學入學許可，悠悠十年。這次他到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在那裏，他受教於當代圖書館學名家如路易斯·威爾遜 (Louis Round Wilson)，道格拉斯·威普樂斯 (Douglas Waples)，皮爾斯·巴特樂 (Pierce Butler)，和洛夫·比爾斯 (Ralph A. Beals) 等，體認到圖書館學之廣闊，在圖書館學研究方法和思想上大有精進。

在修完博士課程後，他前往首都華盛頓工作，同時撰寫論文。他先在國會圖書館主持人口普查資料部門。隨着歐戰的日益熾烈及日本勢力在亞洲之擴大囂張，使美國本土情勢益形緊張，美國參戰可能性愈加提高。薛拉於此時加入戰略

局中央情報組 (Central Information Division,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工作，一個月後，日軍即偷襲珍珠港，美國被迫參戰。薛拉在戰略局的工作，除管理圖書館外，並掌管情報文件之處理與保存。情報文件數量很多，內容和形式也很雜亂；富機密性而重時效，必須隨取隨得，取存容易。因此薛拉開始使用當時可資利用的機械，加用標題，建立一套紀錄、儲存、分類、檢索的系統。這是他利用機器檢索資訊的早期經驗，以後他對圖書館自動化和資訊科學之鼓吹，不遺餘力，因為他在此期間的經驗，體認到機械能做許多單調煩瑣重複的工作，而且能做得比人工來得快速正確。

一九四四年他得到博士學位，他的好友比爾斯在芝加哥大學當圖書館長，就邀請薛拉當助手。最初當主管技術部門副館長，隨後也出任主管公共服務部門副館長。不久比爾斯出長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又邀薛拉相助，在圖書館學研究所兼課。從此薛拉走上教書一途。一九四七年他應聘為研究所的專任教授，教授多種課程，包括學術圖書館、圖書館行政、圖書分類編目、美國圖書館史、圖書分類理論等，以最後二門課程最有心得。

一九五二年西部儲備大學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校長約翰·密里斯 (John Schoff Millis) 邀請薛拉到該校主持圖書館學校。這一項新職，對他個人的學術生涯是一個很重要的契機，因為圖書館學校提供了一個充分支持研究、講學、發表意見、將理想付之實施的自由環境。在此期間，薛拉得以展露他多方面的才能。

薛拉就任圖書館學校主任之後，首先爭取將美國文獻學會 (American Documentation Institute) 的學會刊物美國文獻 (American Documentation) 的編輯和出版移到西部儲備大學的圖書館學校，此舉馬上提高了該校的名譽和地位。以此為基礎，薛拉在圖書館學校設立了文獻和通訊研究中心 (Center for Docum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從事資訊科學的基礎理論和應用的探討。該中心不久即和美國金屬學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Metals) 合作，試驗用機器來組織冶金學方面的文獻並作摘要，旨在研究文獻儲存和檢索的新方法和技術。此種試驗是資訊科學早期的典型研究之一。西部儲備大學校董於一九五六年通過准予圖書館學校設置高級研究課程，授予博士學位，這都有賴於薛拉的領導和爭取。

除了主持校務之外，薛拉還教書、從事研究、到處演講、舉辦國際性學術會

議、參與專業學會活動。他並且是美國文獻的編輯（一九五三——六〇），西部儲備大學出版社編輯（一九五四——五九），每月為威爾遜圖書館會報（Wilson Library Bulletin）撰寫專欄（一九六一——一九六八）。他對地方圖書館事務也很熱心，透過他的斡旋，俄亥俄州立圖書館免遭關門之厄運。他並倡導設立圖書館學會秘書處，組織俄亥俄州圖書館發展委員會。

由於薛拉多才多藝，加上為人熱忱，他的聲譽日隆，成為美國及世界圖書館及資訊界的領導人物之一。許多榮譽加到他身上，諸如傑出校友、榮譽博士、杜威獎、優良著作獎、以及一九七六年美國圖書館學會一百週年會通過授予為學會榮譽會員。薛拉將這些榮譽歸功於他的夫人。他說他的夫人，至少應分享一半的榮譽。

薛拉一九七〇年在主任任期內退休，退休後他曾到德克薩斯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客座一年，又回到西部儲備大學，繼續教書、寫作、演講、參與學會活動，於一九八二年逝世。那年七月，美國圖書館學會在費城開會，通過決議追念薛拉為「學者、具有遠見、哲人、哲學家、教育家、為圖書館史上一位偉大的人物。」

薛拉的言論是多方面的。由於他主持圖書館學校多年，他對大學各系所主任的職責，表示他的看法。他認為教授是無法驅使無法操縱的，系主任應盡量採取民主方式，讓系內教授根據他們的興趣和速度，從事他們自己的研究；但民主却不可用來做為推卸責任疏忽職責的藉口。系主任必須領導教授及學生，結合調解各種衝突和游離的力量，使成為一股促進學術進步的力量。

做為作家，薛拉觀察入微，思想縝密。他的文筆流暢，他的著作，從嚴肅的學術著作到一般輕鬆的話題，都能引人入勝。膾炙人口的丹麥故事國王的新衣，想大家都有個概念。故事中狡猾的裁縫匠謊稱為國王縫製了一件新衣，只有誠實的人才能看得見，因此那天沒穿衣服的國王在街上出巡，大家居然異口同聲稱讚國王的新衣，最後還是一位天真無邪的稚童脫口說出國王沒穿衣服。新任美國圖書館學會執行長，前匹茲堡大學圖書館暨資訊科學學校主任湯姆斯·嘉文（Thomas J. Galvin）曾藉這個故事說：誰能避過薛拉的耳目，則真是位罕有和幸運的裸體國王。以此來譬諷薛拉的觀察入微和直言不諱。也因此薛拉經常捲入圖書館問題的論戰，成為惹人爭論的人物。

對圖書館專業，薛拉早就指出大多數圖書館尚不警覺的問題，即圖書館學基

礎理論的缺乏。因此他主張圖書館教育，應注重訓練學生好學敏思，多做基本的理論探討，而非技術性的末端枝節，多問「爲什麼」，而不是「如何」。他批評今日圖書館教育，似乎本末倒置，手段和目的混淆。在他早期的圖書館生涯中，他就體認到文獻學和資訊科學是圖書館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獻學和資訊科學爲圖書館提供了理論基礎、開拓了新領域，爲圖書館員創造了許多機會和挑戰。他呼籲圖書館員應把握時機，有效的發展推動圖書館事業，而不可固步自封而成爲稀有動物。薛拉儘管倡導圖書館自動化，但不迷信機械能解決圖書館所有的問題。圖書館雖應利用機械和最進步的科技如電腦和光學技術來解決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但圖書館基本仍是人文的。圖書館學要能往前進步，必須加強圖書館學人文和知性的內容，必須對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有更多的瞭解。在他的思想架構中，圖書館員的角色，是在圖文紀錄和人之間扮演調解人和溝通者的角色；圖書館員的責任，在於增進社會對圖文紀錄的利用，進而裨益整個人類全體。

薛拉著作頗多，寫作對他而言似乎是與生俱來，計有著作四百五十七種，其中專書十五種，他的第一本專書公共圖書館的基礎（Foundations of the Public Library）一九四九年出版，是由他的博士論文擴大增補而成，已成圖書館學的古典名著。另外一本得過稻草人出版社優良著作獎的是圖書館學教育基礎（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一九七二年出版，一九七四年得獎，旨在探討圖書館學的理論和哲學。本譯作圖書館學概論：圖書館服務的基本要素（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Basic Elements of Library Service）是他獨力完成的最後一本專書，對圖書館學的基本理論有所闡述，對圖書館的未來，有很深入的探討。

序 言

著名的物理學家波耳 (Niels Bohr)，常常告訴他的學生：「我說的每一段話，你們都應該把它當做一個問題來思考。」史考特·布克南 (Scott Buchanan) 也經常問聖約翰學院的畢業生：「你，好嗎？」「你是否相信和信賴你的智力，那份永不休止的天生力量？當你生活和學習的時候，是否覺察到那份力量的作用？……在你的生命中，不論是進入聖約翰學院之前，離開之後，或在校期間，是否已成為自己的導師？你是否已經覺察到自己過去、現在一直是自己的導師？通才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自由的心智，而自由心智須是自己的導師。知性自由之始，在於一個人能和蘇格拉底一樣，說自己什麼都不懂，但是又續道：我知道自己不懂的是什麼。在此我要問：你知道什麼是你不懂的？什麼是你應該知道的？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而謙遜，你就是自己的導師了，你會選定自己的課題，成為自己最好的批評家。」①

這些是人文學者的問題，尤其和圖書館員息息相關，因為圖書館學儘管對科學的運用日益增加，和社會科學的關係益趨密切，本質上仍是人文學的。它屬於人文學，因為它基本上是有關人類心智和人類經驗紀錄兩者之間的那份撲朔迷離的關係。圖書館學可以是一門社會科學，因為圖書館這種制度是社會的產物，它的目標在於幫助個人瞭解自己和他所處的世界，以達到社會的進步。不過圖書館也和人這個理性動物有相當的關係，因此它主要仍是一種人文事業。各門學科之間的傳統界線正逐步崩潰，有些地方幾乎是消除了；圖書館學在其技術和服務方面也漸漸接近社會和自然科學。不過我們還是要記得圖書館的人文根源，否則，過份偏重科學技術和行為主義者的社會活動，可能會使我們忘却個人和他的需求，以及其中所蘊含的人文價值。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成立不久，皮爾斯·巴特樂 (Pierce Butler) 便着手寫他的圖書館學入門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這本書，企圖說服圖書館同業們在處理圖書館問題上要「

更科學化」。在當時，這種警告是需要的。但是他從來沒有忘記圖書館的人文根本，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他以告誡他們「該死的，太科學化了。」來結束。兩次他都說得對。

我無意貶低視圖書館為社會公器的重要性，我也清楚科學對圖書館的改進所帶來的好處，但我們不要忘記了人文的價值。許多世紀以來，它塑造了圖書館，指示圖書館方向，並建立了我們今日所知的偉大珍藏。圖書館是書，也是人，如此說來，它是一種人文事業。以下數頁將提出許多觀點，我願意奉勸諸位閱讀的時候，心底永遠存著「為什麼」。你必須學著做自己的導師。

這是一本介紹性的書，目的在為那些有意於圖書館事業的初學者提供一個入門。不過它也是一本私人的書，這是必然的，因為沒有任何兩個人能以相同的氣質，從相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我邀請了別人協助某些篇章，試圖擴大本書的領域。但是這些幫忙的人，也同樣的，在他們的撰寫中帶來各自的重點和偏好。絕對的真理和客觀是不可得的，不過你我仍須永遠努力追尋他們。

這本書無意做為圖書館的哲學體系，而旨在論證圖書館事業的深廣和豐富。對圖書館員而言，沒有任何知識或興趣是見外陌生的。一般性或專門性、藝術、人文、和科學等都共聚一架。社會為適應其基本需要而創立圖書館。阿其坡·麥可力許（Archibald MacLeish）說過圖書館屹立以「抗拒黑暗」，是宇宙性的證言，肯定人類經驗的偉大紀錄仍然活著，並且對我們深具意義，不僅是對個人，而且是對總體。同時，這些紀錄應該供所有需要並能使用它們的人自由擇取。

「告訴我，爸爸，你為什麼不像薩克雷（Thackeray）先生一樣子寫呢？」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一位孩子據說曾這樣問他。對這個問題，皮克威克文件（Pickwick Papers）的作者回答道：「是啊，為什麼不呢？」不管這個故事是真是假，每當我翻閱麥可力許卓越的圖書館學論文集護道勇士（Champion of a Cause）^②時，總要想起它。我常常讀這一本書，每一個圖書館員都應該讀這一本書，它以抒情流暢的散文表達出非常豐富的觀念和灼見。

本書的目的，不是介紹，更非樹立任何圖書館哲學，或提出圖書館現狀摘要，而是提出一些見解，討論什麼是圖書館學，以及它對有志從事此項事業的人提供了什麼機會。至於是不是達到這個目的，就有待我所謂的林鴻兄弟會（Fraternity of the Lincei）那些眼光犀利的評論家來品評了。但是如果你「把每一段話當成問題來思考」，如果它能幫助你「相信並信賴你的智力」，如果

它能在你生活和學習當中，促進你辨識內心那份力量的活動，那麼寫這本書的工夫就沒白費了。「你，好嗎？」

附註：

- ① Scott Buchanan, *Embers of the World; Conversations with Scott Buchanan*, edited by Harris Wofford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1973), pp. 1-2.
- ② Archibald MacLeish, *Champion of a Cause*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71).

目 次

原著者略傳.....	3
序言.....	7
壹、溯自古老的閃爍.....	1
遠古東方的曙光	
古代希臘羅馬的圖書館	
中世紀	
學識移向東方	
中古時期的西歐	
文藝復興	
宗教改革	
啓蒙時期	
十九世紀的歐洲	
美國圖書館運動	
殖民地時期的圖書館	
聯誼性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的濫觴	
貳、圖書館與社會.....	31
社會和文化	
交通	
圖書館在文化環境裡的角色	

皮藏的完整	
社會求知的權利	
圖書館與兒童	
滔滔洪流	
叁、知人與知書.....	49
廣莫的未知	
書是什麼	
知書的人是什麼	
沒有應驗的預言	
肆、機械之神.....	67
結合資訊和讀者	
圖書館自動化	
資訊檢索	
技術的發展	
電腦	
輸入、輸出、輔助記憶單元	
圖書館自動化的發展	
圖書館員的責任	
伍、圖書館學新境界.....	95
為學者整理資料	
新興的資訊科學	
陸、結構、組織和紀錄.....	105
結構	
專業組織	
圖書館學文獻及其目錄組織	
圖書館學文獻	
書目組織	

柒、教育和研究.....	131
修正時期	
學術背景	
研究	
完整的體系	
選擇圖書館學校	
捌、圖書館和資訊服務：國家發展計劃要素.....	149
緒言	
開發中國家圖書館服務問題的本質	
已開發工業化國家情況	
圖書館和資訊網路系統	
美國着手考慮全國性計劃	
結論	
跋.....	185
譯後記.....	190
索引.....	191

圖書館學概論

—圖書館服務的基本要素—

「一個人所學，有許多得自書本，更多得自教師，
而最大的部分却得自學生。」

謹以此書

獻給我三十年來的學生。 —— 傑西·薛拉

壹、溯自古老的閃莫

「煉獄煥熱，你們是否懷疑過理由安在？」盧索·史密斯（J. Russell Smith）以這個巧妙的問題開始他有名的北美地理課。「但是」，他續道，「並非所有的地獄都是煥熱的。在基督教傳入以前，斯堪地挪維亞人心目中，地獄是一片永不解凍的冰天雪地。對古挪威人來說，冰冷令人陰鬱不快，而煥熱的地獄未免太舒服了，不像個地獄。」^①當然，這位卓越的哥倫比亞大學地理學家，將一個文化的神話和傳說，以及其發源地的自然環境兩者之間的關係誇張了。社會革新，並不是「宙斯神的額頭上」冒出來的，而是深植於一個文化裏，由實踐和信仰中衍變而來。圖書館是一種社會產物，它的產生，是由於人類經驗的累積過於龐大，超過了人類記憶能力的範圍，以致經驗的保存，再也不能僅憑傳統的口頭傳述流傳下來。

在本章諸節中當可窺見，長久以來，各時代均擁有並利用當代圖文記載的收藏，以保存並發揚它的知識習性和傳統價值。文化運動是文明歷史的經緯，它也是塑造圖書館的重要因素，它影響館藏的性質、組織和行政，以及圖書館服務的方式。從閃莫（Sumer）和奈納維（Nineveh）的粘土版以及古埃及的蘆草紙，經中世紀修道院簡陋的設備，早期學校的教科書蒐藏，直到現代的免費公共圖書館，圖書館歷經變換，每次變換，莫不受當代社會需要所影響。每遇社會理念

有了重大變遷，圖書館就隨著變動。儘管有許多變換，但圖書館仍有其顯著的恆常性。這些恆常性使圖書館制度前後一貫。

遠古東方的曙光

圖書館的起源，隱藏在史前的朦朧中，而在最早的圖文記載裏，也只有片斷的粘土版可資借鑑。這些遺物也僅提供了些蛛絲馬跡而已。我們只能臆測在早期的文明中，紀錄的蒐集似屬存在。我們從歷史記載的知識觀點來衡量，這種推測尚合邏輯。

我們可以假定圖書館始於閃莫，因為它是今日文明的發源地，而「所有事物」似乎都從該地開始。但就現有可考的文獻而言，我們必須把眼光注意到早期的埃及和它的廟宇，以探討第一座圖書館。廟宇是埃及人的生活中心。古代的埃及，國家和教會一體，神權政治統治著人民。埃及文風頗盛，又早知種植紙草，紙草為當時通用的書寫工具。西西里島戴歐得羅素（Diodorus of Sicily）在記述古都希布如（Thebes）的遺跡時，曾提及一座圖書館，在其入口處刻有「靈魂之藥」。在卡納克（Karnak）尼羅河對岸，則發現了兩位父子圖書館員的墳墓，名為瑪木（Miamun），他們在紀元前一千二百年雷姆西斯（Ramses）時代做事。這些墳墓顯示，圖書館員這個職位，可能就像古代埃及其他許多公職一樣，均屬世襲。卡納克圖書館現僅存遺蹟，它是在藝術和科學之神的管轄內，通稱「書屋」（House of the Books）。而艾得弗（Edfu）的圖書館建築如今仍然屹立，通稱「古文書館」（House of Papyrus），雖其一度擁有的文獻已蕩然無存。在這個建築的牆壁之一，刻有館藏目錄，目錄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列有十二箱不同類別的資料，包括政府的行政及其功能；第二部分列有二十二箱資料的內容，全部關於魔術、神怪，以及當時的醫學和科學——例如：如何擊退黑暗和傾軋之神賽特（Set）；星占；如何擊退鱔魚；如何防禦爬蟲和毒蛇；以及神秘古怪之書。古代埃及的紀錄得以流傳下來，得力於溫暖乾燥的氣候，以及宗教的信仰，宗教鼓勵人民將資料葬於墳內以供死者來世之用。但埃及蘆草紙，就是在最好的條件下，也很脆弱。因此，我們也許在巴比倫和亞述找到更多有關圖書館的情形，在那兒，他們書寫在粘土版上。

我們所知道的一座稍具規模的圖書館——根據幼發拉底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流域文化所遺留下來的資料——要追溯到紀元前六百年。

它是位於奈納維的皇家圖書館，由亞述王亞敘巴尼波（King Assurbanipal）承繼並大事擴充。它的豐富蒐藏，包括有關文法、詩詞、歷史、科學和宗教的著作，似乎使當時的許多圖書館會之失色。當時大量資料被運到皇宮，其中有許多資料當即由學者抄錄下來，抄完後又送回原處。據說它的蒐藏數以萬計。但當亞述帝國開始式微，粘土版時代亦告終止。隨著帝國的滅亡，我們得把眼光移到希臘。

希臘地理學家史特勞波（Strabo）寫道，就他所知，「亞底斯多德是蒐集圖書的第一人，他並教導埃及國王如何整理圖書館。」但我們須注意，史特勞波是在這位卓越的哲學家之後大約五百年才著述，因此他的話頗值懷疑。不過，希臘對埃及圖書館的發展影響的確很大，此點我們即將談及。

古代希臘羅馬的圖書館

世上最早的主要圖書館，就像最早的主要書寫文學，是希臘天才人物的產品，雖然在紀元前五世紀閱讀的人口很少。在紀元前五世紀以前，以及其後許多年，毫無疑問的，人民從流浪詩人和說書人口中求得傳統的知識。替公眾寫信和讀信的公共書家，以及送信的信差，便是當時的郵政系統。不過，到了紀元前五世紀末葉，希臘已不乏圖書。但要到亞里斯多德的時候，希臘世界才由口頭傳述方式轉移到閱讀。

在五世紀「培力克利茲黃金時代」（Golden Age of Pericles）雅典已有不少的私人藏書，而且毫無疑問的，有些私人藏書對當時的學者公開。雅典的第一所公共圖書館創建於紀元前三三〇年。它的創立，是在提供平民一個閱讀希臘偉大戲劇家真正作品的場所。伊斯奇勒斯（Aeschylus），索弗克里士（Sophocles），和尤里披地斯（Euripides）等人的悲劇故事，極受歡迎，但一般平民却只能接觸到少數的錯誤本子。根據史學家玻利比亞斯（Polybius）的說法，雅典在紀元前三世紀已有許多公、私立圖書館，以致西西里的史家提美亞斯（Timaeus）埋首在這些圖書館中達五十年之久。

古代希臘最重要的圖書館並不建於雅典，而在埃及。亞歷山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計劃在尼羅河入口處建造一座可媲美雅典的文化城，但他並未目睹夢想的實現。雖然如此，亞歷山大（Alexandria）城在托勒密（Ptolemies）王朝終究成為重要的文化中心。

托勒密一世索托 (Ptolemy I Sotor, 367-783 B.C.) 在學者、政治家和政界人物迪米初亞斯 (Demetrius of Phalerom) 建議下, 在亞歷山大城皇宮附近優雅的布魯丘 (Bruchium) 建造了一座美侖美奐的建築物。這個建築兼作博物館、圖書館和學術院之用。它不僅蒐藏圖書, 並有動植物標本、手工藝品和藝術品。迪米初亞斯的計劃是在此建立亞里斯多德理想體系的學園, 而通常也將圖書館的發展歸功於他。但維力蕭威爾 (H. J. de Vleeschauwer) 堅決辯護, 他相信圖書館的原始, 是東方精神和希臘精神等量, 而「圖書館本身是從托勒密和他對東方圖書館的遐思而衍生的。」因此, 他認為圖書館是「托勒密和迪米初亞斯的共同作品。兩人分別扮演了創始者和執行者的角色。」②

在托勒密二世 (Ptolemy II) 時, 亞歷山大圖書館達到巔峯狀態。托勒密二世蒐集圖書的狂熱, 令人驚訝。傳說每當商船泊港, 便被查詢是否載有手稿, 若遇有手稿, 原件存放圖書館, 而複本送還原主。托勒密繳付保證金, 從雅典借來政府保有的希臘戲劇家的劇本。然後他犧牲保證金, 將原本留在亞歷山大, 而以複本送還。亞歷山大不僅藏有希臘手稿, 並有衣西歐匹亞 (Ethiopian)、波斯 (Persian)、希伯來 (Hebrew)、北印度 (Hindi) 等地的圖書。學者們由皇家供給津貼, 請來整理研究手稿, 務求正確無誤。皇室全心全力旨在建立一所圖書館, 它被稱為「遠古世界的榮耀」。圖書館蒐藏日增, 乃在邱比特·素拉披斯 (Jupiter Serapis) 廟宇另建一館, 雖則第一個圖書館仍屬首要, 不幸的是, 原館在西元前四十七年凱撒 (Julius Caesar) 征服亞歷山大城的巷戰中燬於戰火, 素拉披斯圖書館乃成為主館。另一個傳說是, 當凱撒的軍隊企圖將圖書館的圖書取走, 亞歷山大城市民在港內放火燒船, 以制止圖書出海, 不幸船火延燒城市, 禍及圖書館。埃及女王克利奧帕特拉 (Cleopatra) 為巴結奧卡斯達斯·凱撒 (Augustus Caesar), 將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送到巴格曼 (Pergamum)。據說埃及曾有一段時期禁止蘆草紙出口, 以防止其他圖書館蒐藏的發展。亞歷山大在那時代是最大的圖書館, 當無疑問。具同樣規模圖書館的再現, 是好幾個世紀以後的事。但究竟館藏多大——最高估計達一百萬件——則無人確知。關於它的毀滅, 也有不同的說法。其中一個說法是亞歷山大城在公元三九一年錫奧菲拉斯 (Theophilus) 大主教命令下所毀。另一個說法是在公元六四六年回教徒入侵, 阿莫爾 (Amr) 在奧曼 (Omar) 指示下焚毀該城。諸位在大學選過邏輯學概論, 當記得典型的三段式論法的例子, 它說明了「未周衍的中名辭」(